

金钻长篇小说文丛

唐 晋 / 著

宋词的覆灭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陈 鹤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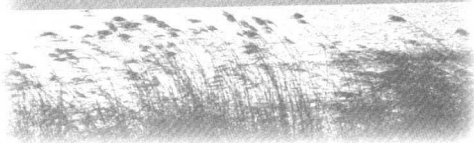
宋词的覆灭

陈鹤 著

金钻长篇小说文丛

唐 晋 / 著

宋词的覆灭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金钻长篇小说文丛

宋词的覆灭

唐 晋 著 责任编辑 杨吉哲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南丽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1.5

字数286000 印数1—1500册

ISBN7-80623-094-7/I·66

定价17.1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目录

宋词的覆灭 …… (1)

夏天的禁忌 …… (215)

出版者的话

在吸纳了一个世纪的现代文学的滋养、体味了漫长的中国人的心智历程、阅历了此消彼长的社会历史转型之后，中国作家在世纪末的今日，已开始以成熟而冷静的姿态面向世界发言了。他们的背景已不仅仅是中国的土地、民族及浸润肌骨的本土文化传统，而是整个人类经验历史的宽广与博大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它涌动着表达的欲望和倾听的渴念，孕育着陡耸的高峰和深广的海洋。

我们已经看见和听见这一伟大时刻的光芒和声音。我们是幸运者，我们倾听和阅读的期待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爱抚了。中国的小说写作者们，已次第开放在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里。这种花朵比以往显得更加鲜艳和肥硕。“总结的年代是一个诞生大师的年代”，对这一时刻的感动早已使我们打开了受恩的情怀。

作为对下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有力支撑，中国

当下的小说家们的作为已经足够了。在 20 世纪末期的短短二十年间,他们无限扩展了小说的可能性,使文学的现实形态日趋多元并不断得以提升。他们自身成熟的标志在于:既纠正了艺术的过于前倾而带来的姿态的浮躁和虚妄,也摒弃了急功近利所导致的矫饰与猎奇,开始进入一种本真的个人写作状态——这种状态所调动的是作家本人全部的生命倾注和能动,从而避开了公共话语中非文学性质的词语侵扰;既保持了对传统小说的某种承继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努力,同时也摒弃了叙述方式的浅薄、单一和趋同,开始进入现时的话语情境和个性化的叙述,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致、丰蕴的当代意趣。通过小说家的个人“突围”所引发的大面积的探索性写作实践,小说已由对传统的自觉失范而历史性地完成了一次质的嬗变。正如一位小说家所言,时机已经成熟了,将要出现的乃是现代经典。

我们清楚地看到,文学在付出了它的社会轰动效应这一荣耀和代价之后,已惊喜地得到了应属于它的那份严肃和厚重。这种悄然的替代,被阅读者冷静地适应着,并重新整合起自己与文学的亲力。这种重新整合的亲力日益酿成对文学的某种社会期待,并自慰般地勾画着它的未来面貌。而今,它已经出现了。

我们对长篇小说的崛起期望已久。我们试图使这一重要时刻落入我们的把握之中。我们要做的工作是,擦亮它们的面孔,为它们的言说布置好场地和座椅,然后和众多的人一起,坐下来倾听。

宋词的覆灭

1

这个淘美的人是带回一小袋川贝后开始他的梦吃的。持续数月的黄茅瘁使他滞留在幻觉中,在热风里他消解不掉咳嗽。枕边他撕下几角麦饼,含混地咀嚼着,肺部仿佛塞置了巨大的石臼,引来几下艰难的捶击。他没有想到疾病就在隐居的路上把自己变化了,那些尖刻而致命的东西超越了未来的时日,像一个税吏预算了他脑中的豆苗。他摸出一粒川贝含噬着,虚弱地仰在榻上,那甘苦的味



儿被他咬破,似乎冲淡了体热。这时他合上眼睛,周围浮凸出大片枯黄的茅草。他在想,一只鸟真有那么重的心事?那蜀鸦已在他头顶的檐上啼叫了很久,瓠瓦反照着日光,他看不清高处白色的羽毛,也就辨识不出它的样子,只知道那里是又一个病休者的房间,堆满了卵圆形的紫花地丁。

他梦见两个女人和一头肥猪。模糊的是母亲,更模糊的是妻子。当他看出她们想要说话的意思,便用更加剧烈的咳喘推诿过去。房间,足足有一个季节的房间,门变作了风,只听见不停的开阖声,寒冷像一个硕大的胡蜂僵毙堂中。他看到妻行房时的背影,古板、整洁、坚硬的亵衣。当他试图去剥取屏风一处的图画时,遭遇了母亲的脸。他记不清母亲的脸色,但强硬的私处诺诺而退了,如一只被拂下的蚊子的长喙。睡梦中他感觉不出畏惧,胸口似乎平缓了许多。在翻身的同时,他梦见自己在铜柱上锄瓜,庭前的菊花像蝙蝠一样倒悬在青石的篆刻里,放弃了争吵的每一位侍女都是美人,束腰长裙,鞋子边缘流溢出脚掌的柔软。那些脚们都是秋千,他想,他想应该变作蝴蝶,于是便轻浮起来,用毛爪在每个秋千上写画着艳词。

——关窗子。他听见母亲在暗处咕哝了一声。

——关窗子。夫人凉了。尖厉的嗓音,是妻的。

他觉着自己一扇扇地紧闭着,小心翼翼。当关到最后时,他刻意用食指把粉纱穿了一个小洞,便如打开了胭脂盒。他偷偷地朝外窥去,却撞上妻的横眉。

——你在看什么?

——我,看那一堆卤盐。

妻满足着化成秤器。那些侍女们纷纷向上堆积,争抢着上船的第一块搭板。

——这些都要卖出么?

——是的。你给我看准了衡星。

他目睹侍女的娇躯在熙攘中变为盐粒,他想,我可怜的时光啊!

屋顶的蜀鸦发出惊悚的狂叫,恰合了他暴躁的咳嗽。他迷迷糊糊将手摸进川贝的袋中,仿佛攥着了母亲的指骨。他的手滑来滑来,已经忘却了当初的意图。那只柔白的猪就在一种怅惘的深陷里拱向他的双腿。

在驿院夹角的墙下,他遇到这个秋天最后的一只“惊鸿”。她只是让他看见了粉腰被过堂风激冷了的刹间的晦暗,而她姣好的脸凌驾在他重重的心事上,当他注意到突然跳到脚前的一大片阳光时,女子恰巧转墙而去。他有一种隔世的恍惚,而冷香仍然弥散着,他瞥见那一截长长的袂带,此时正蜿蜒着花尾,仿佛一只无主的豢虫费力地爬过基础,渐渐折入阴面。

那在无形中视他不见的气息最终也要把氧气散尽,这种女人独有的体香让他于熟悉的感应中突现荒芜。他迟疑着望向地面那条阳光的子午线,暗的一方遥遥已远,那女子似乎遁入了一个年代,牵动了她许久以来一直抑郁襟怀的心事。咫尺可及的地方在他的思想中错闪而失,正如他向往的唐朝。他毕竟痛恨那些无所不为的古人,时空与地域本是难以逾越的,但天竺、暹罗的骆驼不远万里犹可进入大唐都域,而他却永远不能。女子逝去的情境加速了他的眩晕,他被一个偶尔滑脱的红袖甩着了,如同僵立在典籍之外。

楚臣出境,汉妾辞宫。他的心头涌上如此的感怀,而遍地的苔草在这样的幻视里渐次还复了原貌。仿佛那首题诗的墨迹被他把一种淋漓瞧得干彻,继而又生出了另一种淋漓,面对记忆中的诗壁,他的本心早已附墨葛而去,如一场不知归处的妄风。但他并不知道,这个他希望在诗中媾好的女子实际上只是一名歌妓。

你见到过一支堕钗么?

他被水面一声微渺的噼啪惊动了，一个女人怎么会有如此充沛的气息，他想。他觉出眼前的绣裙里似乎交叠着无数只手在相互梳理、抚摸，柔软地起伏，那些丝绸都吸裹不住的肤热在穿越经纬的同时混合了蚕唾，像为独旅的人周围遍开了锦葵。话语抵达的时候，如同一场雨的酥润，他的胡须渐渐弓立起来。他想，这哪里是话语呢，分明是她唇边的绒毛。这时他才发现她的眼睛如此贴近，仿佛与他在一面镜子中说话。他目睹了她的美丽，这是一张可以让人平静着望下去的脸，像阳光在瞬间爬遍而不必担心有微小的忤怒。而她的微笑也在随着时间向上高仰，恰到好处探看的好处。

没有。他终于看到了唐突中忘却的空荡的甬道，轻轻咳了几声，说，我只看见了一只蟋蟀。

这个小东西当时爬在那首诗的首句。对于墙壁他并无多少关注，那是随便一个院落便能寻视到的粉砌墙，有着统一的单檐和兽头，以及边缘。干燥的泥灰正在吸收着最后几个字的浓湿，他便望见蟋蟀顺着玉阶上下，梧桐的残叶滴落下来，金井里说着无休止的废话，夜被一盏灯迁徙而远。

当然他最初稍有一丝鄙夷，这更接近一种无中生有。在他跟随驿卒去取川贝的路上，他还试图改写一番。直到他得知是一个女子在呵墨为止。

他想了想说，你可以去井那边找找。

你在井边见过我吗？

她欢娱里带有一些不明显的感谢和较突出的勾留。风过时，她霞衣稍涨的下摆倾向过来，极快且轻微地触着了她的膝部。这似乎象征着一个意图，他想到这一点，颊稍稍发热了。他的目光停留在她的眉毛上，他品味再三，继而飞扬出许多词组来，诸如燕子、玉钩、阑干、花露、炉香，直至簟席。

他仿佛有了些勇气，带着调笑的味道说，不一定要在那里见你

呀。像你们，井台和秋千就像左右手一样，不是一天到晚的淹留么？

他把淹留咬得很重，似乎将一件事的决夺权力给了她。她没有开口，静静地伫在那儿，但并不显示回忆的神情。趋暮的院落拓出无底的深，阴凉的使者从昆虫的尾部降下，环侍在两人身畔，愈来愈多，逼现了她体内的萤火。他骤然产生一阵剧咳，这使得他有些失态。她耐心地看他取出罗帕拭净眼泪，说：

是瘴热？你可以找一些草药来吃。

他油然生出一种厮磨的感觉，暖意盈体。他想，我必须引诱她，在更深的幽谷中远离妻子。他在梦中被阻断的情欲剔除了怨尤，变得不可遏止。她似乎审视出他平静里的非分之处，双眸更加清亮。而他显然没有顺理成章的举措，在幻想中仅仅表现了莫名其妙的狂妄。

她笑了，说，这倒很简单，我可以给你煮一点儿，来吧。

她带着一个隐去面庞的男子绕过几株桑木，朝远处狭小的拱门而去。她明白身后这个人一路上心事，想到这里，她咬紧下唇，忍住了愉快的冲动，但笑声却在她体内回荡了，从背后不难看出她肩背逸出的秘密。然而他全然无知，在盲从中陷入一场头颅的抢夺，如同一只被欢乐击溃的纸鸢，舞蹈在假想构成的天空里。

她低唱着：鸿雁来宾；雀入大水为蛤；菊有华黄。

他看不透彻眼前的这个女子，只记得自己与她娓娓而谈。在一座残败的桥下，他们坐在一片红毡中央，毡的四周接壤了河水、泥土、跳蛙和稻桶。桥的底拱在支撑中折断，桥基润湿，但在壁虎的咬合中依旧形成整体。他看见梅花篆刻成零落的碑文散嵌在桥面，框架中的汉字展示出巨大的沟回，为每一条故去的河道造册。它们转折或深藏的笔锋间蠕动着成千上万只瘞鹤，石末如冰泉冲下冻乳，裂缝中模拟出凿击的语言。

——我要去一下，你等我回来吃饭。女子说。

他看着她梳发洁衣,循渠而逝。他的心里有一堆女人燃着的火,现在布满了灰烬的昏迷。那些热灰的覆盖令他舒适无比,与他本素向往的一切暗合了。他想,这段时间里我做些什么?他看见她硕大的褰衣漫卷于红毡的最鲜艳处,产生了在涤洗中亲昵的愿望。他把一张张宣纸投入水中,然后贴满桥石。这些是他苦心而向的词,他惯以一千种人性和心情来复读它们。他清晰地目睹了词句之间在桥栏上的徘徊,最后的那张纸上只留下了几个字:烟波淡淡起,白鸟纷纷下。

他睁开眼,她的脸就在面前,饱含笑意。他忽然有些迷惘,揉着脑际问道:

我说了些什么?

一百重帘幕。

她在他失神的瞳孔里跳下榻去,他瞧见自己的衫衣罩在她的身上,只露出两截光滑的小腿。怔忡间,她端来一碗汤药,催促他喝下去。蒸汽里有一种清凉的涩苦,荡漾的紫色中漂浮着两粒乌梅。他从汤药中似乎看到了与她的身体有关的事物,抑或是跟一个年代、一个时期有关,他感到了她的目光,惫怠中有着更大的疲乏。

標有梅。还剩十分之七。

她微微一怔,便轻轻将手递过去。

那场梦的火星已彻底溅灭了,他必须撞击铁砧,才能看到瞬间的光亮。铁砧和铁锤在他的心里日愈顽强,而他的性情却连沙石也不如。他坐了很久,终于猜不出那个女子去了什么地方。无绪中他的手停留在那温软的地方,他力图想感受到粗糙的东西,诸如一场咒骂,一次彻底的败退和一片麻点,但致命的是,早在童年自己就屈从甚至依赖于这些温润的诱惑和安抚,只不过那时握着的是象征的瑜珮而已。松弛的沙滩上搁浅了鲸,她努力阻住他的意图,娇媚地裹了锦被。

仔细你的身体。病郎。

他被末尾的称呼弄得尴尬而愉快。他趑回身子环腰问她：
那么细水长流，你跟我回去好么？

她的眼中闪过一道彗星，她问，在哪里？

南歌。

他从她慵懒未消的脸上看见了溪桥和春水，波纹的粼光像扑粉一样一层层晕开，她便明亮如出阁登车的仕女，把街道和城市都惊倒。

南歌，我知道。那儿是个富庶的地方，有一个大泽。

还有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，还有我的妻子。

当然，你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的。

她偎上他的胸，似乎从他的沉默里听到了什么。她说：

我会称呼她姐姐的。你同她住，只要陪陪我就行。我会养蚕，我有箫。

但他不能在剩余的春宵尽述他的一家。最难作注的是母亲，如同一篇没有句读的古经书，他的兴趣只在于母亲衰老的外貌，而其余的，往往是最深奥的地方，凭他的年龄、阅历和口舌，尚远远不及对话的程度。他的妻子，在一片阴翳中还有霞光，他熟识她的性情，却无法对症下药。

他以平和、服从使自己的情感得以安全，一切都依顺那深宅中网络般的水道。这一次，他相信他的预感，但没有办法，他喜欢她。

他只能瞞过，在一只瓷瓶上雕金。

你叫什么名字？

她斜着鬓发，俯到他的耳根。

怎么是个小丫的名字？

又取笑我了，小时候卖花，人家都这么叫的。

她的腿纠缠上来，他抚弄着，想起玉盘里贮放的红枣，想起后室的檀香烧尽无数，纱帐内总不能应拍而合瑟。他的手滑到她坚

实的腹部,这使得他有了信心。他把头移上去,看到了大片茂长的车前子。

对于母亲来说,他想,一次妊娠就是万贯黄金,那么她还为自己换不回来一个栖身之地?那么,以后的时日,我正好隐居在她的体内。

女子的呻吟中,他像一个农夫在为自己锄耕。晚稻已收,霜降即至,他只有拼命。

2

减氏在微熹中结好领子,在她摸索着缠足时,小面积的薄光已被蛰蛰运到了搁脚处。这么厚的帘子,它还是穿过来了,她想,这天和自己年轻时一样亮得极早,黑夜毕竟是不结实的。她端坐在短暂的暗处,从枕下取出一件玉梳,它有手掌大小,上面满是滑腻的凸纹,部分已不明显了。她小心地篦掉一些头发,并且压紧蓬松的两鬓。核桃木的床十分狭小,她似乎清楚地记得丈夫死去不久后,下人们在后园的一次小声的交谈,那时她的美貌才初涉灰暗。

锯掉这张床得要一棵核桃树长起来的时间。

不用吧,如果她愿意,一个晚上就行。

减氏在那一回的恼怒中看到了这件事的全面。许多年以后,她甚至比媳妇更能控制儿子的次数。她的脚步踏入他们的院子便有了独特的意味,她不必开口,禁语便回绕开来,儿子便面红耳赤地出现在门口。她喜欢看到儿子的那种样子,像他的幼学时代。她想,那时的小儿真有许多奇异的方面,一次逃塾就为了骑那只黄鸟。但她盼望的迟迟不来,这个家男人太少了,这样的想法比那顺着院墙远去的事物更令她害怕。她有了少量食土的嗜好,她擅长用舌头剥离出细小的草籽,在缓慢的吞咽过程中,她的脸上便布满女娲的壁画。

她持久地怀疑媳的动机。她自己只经历了少有的几次,乳汁

便盈涨了。媳的频繁,令她想到一种铜钱的积攒,那里已笼罩了很重的阴气。

门枢柔和地响了,潮寒的光骤然掘空了房间。她看见媳蹑着气息进来,朝着纱帐跪倒。这个淫娃,她生气地想,一个多月来,每天都是这么早问安。她默不作声,望见媳的犹疑,心里满是冷哼。媳在出门的一霎展现了优美的体形,像她厌恶的长短句,她知道就是这些害了儿子。这时,她感到全身的皮肤开始凝结了,迅疾而且没有一处遗漏。她花费了一夜的松弛就在这场景里毁掉,她咕嘟着下了床,挂好鸳鸯钩。她必须是她们熟悉的形象,日复一日。

减兰。

十五岁的侍女顶着倭髻,端进来沐汤,又端进来食盒。

那边又在晾出来被褥么?

是的,夫人。昨晚上换了三遍桦烛呢!

做些什么?

绣了一个这么大的香囊,里面有楝花、茉莉,香草全剪了头尾,根根浸了胭脂。嗯,佩角翻了一块挺艳的红锦,还有三条缨穗。

减氏停住了手中的沐巾。水珠沿着手腕的沟渠依次打个滑转,打向铜器中。她感觉有种冰凉的东西正十分有序地一下一下割过自己的脉搏,她的眼珠一闪,若有所思地把几块褐斑垂向水汽里。她想,那时间足够能绣好一个带祥儿的小兜肚。二十年前的胀酸于是又返回她的眼皮和腰际。

减氏在轻巧的捶打中合上了眼。她脑中回忆着儿子娶亲前后的每一细节,依次在设想内予夺着媳的部分权力。他是我的丹丸,不能成了你的朱砂和汞,她几乎自语出声。那里因为有襦襟,才有了你的宅院;我已经错了一回,不该在科考上让步的。

夫人,那边真的是好奇怪。才晾了几天,那味道就那么重,好像整个院子全是用被褥砌成的。

什么味道?

减兰的脸红了,她不知道该不该描述,也不知怎样描述。她那少得可怜的经历远远不足以用来遮掩这个年龄的体验,但她却也开始妒忌和偷想。

减氏问过后便也清楚地意识到了,幸好她并没有注意到减兰的语气和神色,不然的话,她会发现这个大院到处都是压力。这样的压力是悄无声息地滋长而后升腾的,足以使她的后半生荡然无存。她明白原先在暗处潜行的,如今渐渐光明起来,比如那煞有介事的问安,完全如同应付一个牌位。

她静穆地坐着,心里浮动着一片在那些被褥上行走的暴雨。她想,儿子已经简单得只剩下善良了,这个好色之徒,整天就是在曲子里敷艳,稍不遂意便叫嚷隐居。现在,几世的神灵碾过她的母仪,理性的车辇洁光四射,令她有不能企及的羞愧。谱册的活字在她束紧的衣襟内暴生出惩罚的檀泥,让她溯穷源流,然后掩面于最终的空荡:

……皇佑庚寅遂都,至和元年迁户部侍郎,……封公……

减氏端坐在最高的座椅上,无所适从。当她还年轻时,她便总领了这个家庭累积数百年的职责。这样巨大的轮子要在既定的轨道上变得更加巨大,锐不可挡,但她仅有少得可怜的光阴、日渐稀薄的力量,以及寥寥数十斤的体重。

侍女减兰取走了描金的盒盖,碧软的绒毡上显现了三个精致的小瓷具:鲤结萍环的盘上几只荠菜稍梅,双虎抱月碗内一泓莼汤,采薇南野碟中半方粘土。她甚至不能选择银箸的去处,在半晌的迷离后,她苍白的牙齿间堵满了来自奶水的尘香。

在减氏那场艰难的选择同时,词人柳致携带他的歌妓抵达了南歌的郊外,一曲新词吹开了女子的面网,护城河水便结束了一个死鱼的秋天。

柳致踏上台阶的一刹那,似乎觉得有什么事情在发生。他看